心灵驿站

爱就是彼此惦记

周齐林

许多年前，那个我一直惦记的人是她。她在北京，我在九江。她的一举一动，我都惦记着。她QQ上一个细微的个性签名的改变，我见了便会思虑好多。晚上躺在床上，我总想着她为什么而忧伤，用什么方法能让她快乐起来呢。

临近毕业时，我们还是分手了。那时的我学会了隐藏，学会了一整天的在QQ上隐身。我看见她的头像鲜活起来而后又黯淡下去，我的心情也跟着起伏不定。我们依然彼此惦记着，只是相顾无言。而后我们不再隐身，我们能看见彼此熟悉的头像亮着，但我们不再说话。那堵内心的墙把我们隔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。一年后她结婚了，我犹豫着最终还是把她的QQ删了，相见不如怀念。

后来我把大部分的时间都投入到了工作上，我那QQ也强大起来，从当初的五六十人很快增加到了一百多人。暗夜里躺在床上，我想着几年前自己的QQ只属于她，内心却如此清澈幸福。而今自己这个QQ是热闹的，却又显得那么寂寥。

几个月后因病而离职的我回到了老家，以往忙碌而热闹的QQ顿时安静下来，与以往相比，它显得多么孤寂。村里只剩下一些老弱病残，整个村庄仿佛被掏空了，内心焦躁的我想找人说话，翻遍了整个QQ却找不到合适的人。他们都忙碌着，忙得无暇他顾。我把个性签名换成了“心底凉凉的”，然后就匆匆下线了。晚上吃饭时收到兰的短信，兰问我在家还好吗？再登录QQ，看见一个熟悉的头像不时闪烁着。“心底凉凉的，怎么了？”是兰的留言。兰是我的同事。几日后身体突然出现不适，腰部很是疼痛的我把个性签名改成了“疼痛难耐”。晚上正在医院打点滴时，兰发短信问我好点没，现在还疼不。我说还好，几分钟后没想到兰又打了个电话过来。

兰的举动让疼痛中的我感到很温暖，放下电话的那一刻，我知道此生惦记我的那个人终于出现了，我想这种惦记它会逐渐镌刻在我的生命里。

原来，爱就是彼此之间的惦念。这让我又想起大学时那次短暂的爱恋，那时的我心底总惦记着她，却又因她不会等比例的惦记而让我心底不时退缩并受伤着。原来，在追逐爱的领域，当一个人坚实地踏出了一百步，对方却只踏出一步时，往往意味着失败。

两个人相爱，是会彼此惦记对方的，这种惦记是不由自主的，是不求回报的，是真正的发自内心的，因而这种爱是最真实也是最动人的。

花季雨季

夫妻AA制

宋兆五

婆婆苦了大半辈子。公公去世后，我和老公便把婆婆接到城里与我们同住。婆婆初来乍到，为不出意外，家里的煤电等物轻易不敢让她乱动，所有的家务和一日三餐都由我一人打理。我累得腰酸腿疼，婆婆也并不舒心，三天两头往社区医院跑，弄得全家焦头烂额。

日子久了，婆婆提出抗议：总不能什么都不让我做吧，我会憋闷死的！

紧接着，婆婆又成了家里的兼职“保洁员”。婆婆有轻微的“洁癖”，家里的地板每天必擦一遍，做饭后的厨房不收拾完绝不吃饭，电视柜、电冰箱、写字台定要日日擦洗。看着她大汗淋漓的样子，我和老公很是心疼，劝她这样挨累不划算。可婆婆却只是笑，活照样干，汗照样流。她管这叫做锻炼身体，还揶揄地说，这种方式远比年轻人爬楼梯减肥好

那天，老婆从她大姐那里回来后说，老公，现在夫妻流行AA制。要不，我们也试试？

我知道，这肯定又是大姐出的馊点子，是想进一步榨我身上的油水。我嬉皮笑脸地说，我的就是你的，分那么清楚干吗！免得伤感情。老婆杏眼一瞪，正色道，AA制又不是和你分开过，只不过是督促我们树立节约意识。大姐家就实行AA制，他们挺潇洒。

争归争，辩归辩，最后还是听老婆的。我低眉顺眼问她：“具体怎么实行呢？”见我松了口，老婆又装作很温柔地说：“男的责任肯定要重些。家里换煤气、女儿杂七杂八的费用、水电费、牛奶费等，由你买单；我挣得少，又是女的，就负责买菜、买报纸等开支。”

老婆，你倒是很聪明！大头归我，你只落些小的。不过，可能她说急了，没想仔细，每天菜是要吃的。以前家里餐桌上天天有肉有鱼，现在物价涨了，把这项分过去，一天起码要几十块。我心里偷着乐，怕她反悔，赶紧点头应允。

自从实行了AA制，我倒是很自觉，按时把大的开支都交了。只是到了月末，钱包瘪瘪的。无奈之下，只好忍痛克扣自己，降低了香烟的档次，同事约我打牌能推就推。

刚开始，老婆每次买的菜跟以前差不多，但慢慢地，我和女儿发现，我爱吃的炖五香牛肉断了顿，女儿最喜欢吃的糖醋排骨也不见了踪影。有一次，看到桌子上尽是萝卜白菜，实在憋不住，我用筷子敲了敲碗沿，表示抗议。老婆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只简单地吐了三个字，AA制，我就没吭声了。女儿可不是那么好糊弄，见没有荤菜，要罢吃。老婆连忙哄她，坚持一下，还有几天，到时我带你去吃麦当劳，把以前的损失都补回来。

实行了三个月，我的钱包几乎都被掏干了。那天，老婆精心打扮了一番，对女儿说，走，今天带你出去逛逛，想吃啥，随便点；要买什么漂亮衣服，只要你开口。看她们要出门，我急了，问道：“你们出去了，我下午吃啥？”老婆把绅包一挎，牵着姑娘的手，回眸一笑：“说好了的，AA制，节约归己嘛！等我们在外面逛够了，会给你带碗牛肉炒粉，补一下。”

万家灯火

婆婆当家 管家婆

孟祥菊

知道婆婆一向是个好管家，公公在时，一大家子的吃穿用度全由婆婆一人掌管，她总能把家里家外的事办得很得体。看来是我们的孝顺，间接剥夺了婆婆的自由。于是，我手把手地教会婆婆熟悉家中的各种“业务”，小到打火灶的使用，大到热水器的调火，婆婆居然学得飞快。于是，我们放心地把家交给了婆婆。

婆婆先被提升为家里的“后勤主任”。一家人的早晚两餐均由婆婆主管，每天天不亮，婆婆就起床，迅速做好早饭，自己先胡乱吃上几口，然后就换下家居服，乐颠颠地和几个相好的姐妹去赶早市，一走就是小半天。婆婆的厨艺向来了得，一锅酸菜粉，一盘水煮肉，甚至是一碟苦瓜煎蛋，她都能做得色香味俱全。渐渐地，我和老公被“喂养”成一对“肥肥”，屡次减重，屡次无效。

上十几倍呢。

感动于婆婆的优秀表现，年初，我大度地封她为家里的“财政部长”。我和老公的工资卡全部上缴，由婆婆一人掌管着；我们一家的财务支出统统由婆婆调度，该花的大把花，不该花的坚决不花。婆婆是个聪明人，从不过问卡内的钱数，更不会用卡到银行去取钱，但卡放她那，我放心，她舒心。

如今，婆婆已近七旬，耳不聋，眼不花，面色红润，身体硬朗，把我们的小家照管得井井有条。最难得的是，自从婆婆成了我的“管家婆”之后，她的血压变得正常起来，心律不齐的毛病也得到了缓解。

我知道，是我的适时放手，才使婆婆重新又有了“家”的感觉，才使得她的每个日子都过得有滋有味。祈愿我的婆婆身体安好，心情愉悦，做我永远的“管家婆”。

人在途中

小房里的大温情

刘成彬

母亲的新家早就装修好了，装修风格简约大方，我陪母亲也精心选择了白色的各式家具。母亲一直偏爱白色，这下可让母亲如愿以偿了。新房子基本上都是母亲的构思，看着崭新宽敞明亮的房子，母亲和我们都露出了微笑。

母亲的旧居是个老式的两居室房子，没有客厅，只有一个小小的门厅。虽然当年装修过，可时过境迁，家具和墙壁都已老态尽出了。

当我和母亲每天离开旧居忙忙碌碌的进出时，楼下的老邻居都笑着问：“忙着装修房子呢？这下好了，有了大房子，住着多舒心啊。”有的邻居得知已经装修好，就说：“什么时候搬走啊？可别忘记常回来看看啊。”母亲听了笑笑：“呵呵，我们不搬，现在还不搬呢。”

起初，以为母亲说的是客气话，以免怕那些已经相处几十年的邻居老姐妹们难过。可是，几个月过去，父亲母亲还没有搬家的迹象。

有时，我会提出：“妈妈，咱们去新家吧，新家多干净宽敞啊。”有时即使一家人去了新家，父母也只是最多待上一两天，就匆匆地又赶回旧居。

我不解，父母为什么总是慌着要回旧家呢？新家厨具电器一应俱全，干净明亮，宽敞暖和。这么好的条件难道不喜欢？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？

带着疑问，我再次来到母亲的旧居。一进门，看到母亲在整理柜子，桌上铺满了我和妹妹婚前的几本相册。父亲在看相册，一边看，一边呵呵的乐着，嘴里还叨念着什么。看到我进去，父母脸上都笑开花了。我坐下和父亲一起欣赏着照片，父亲指着照片说：“这是你那年第一次去北京的照片，这个是你妹妹去香港的照片。哈，这个是我们一家在家里吃涮羊肉拍的，哈，这个是你舅舅他们来家做客。这个是咱家刚装修时的照片。”看着沉浸在照片里的父亲，我又抬头看看整理衣柜的母亲，母亲手里拿着一个旧毯子，对我说：“这个是我和你爸结婚时，单位老师们合着送我的。”母亲看看又放了进去。过会儿又拿出几套旧衣服，母亲说：“这些衣服都是你们第一次发工资时给我买的。”母亲笑笑，又把它们放进去。

看着母亲父亲都各自沉浸在自己的回忆中，我似乎一下子明白了什么。这个旧家，装载着太多太多的温情回忆，每一件家具，每一个物品都有着家人难以忘怀的故事。

房子虽然很小，家具虽然旧了，可是这里的温暖情谊却是装载的满满的。是的，这里永远都是我们心中温暖的真正的家。

城市空间

陪妻子逛街

宋绍武

像所有女人一样，妻子特别喜欢逛街。

当她还是女友时，一次热恋中约会，我刚从外地出差回来，惦记着那个幸福的时刻，匆匆赴约，她正在车站焦急地张望着。看到我风尘仆仆的样子，女友羞涩地问：“还没吃饭吧？”我“嗯”了一声，女友明亮的双眸跳动着温婉，叫我先陪她逛街去。

满大街，她点了金黄油亮的葱油大饼，又买了杯热饮，再到商场，精心地挑选了银灰色羊绒围巾。漫步在初秋公园的小道上，我享受着女友柔嫩的小手传递过来的暖暖温情。

结婚后，我发现妻子更爱逛街，有时拉我陪同。我不愿陷入生活琐事，就借故推脱，娇小的妻子耍起小脾气来了，时而梨花带雨，时而“威逼利诱”，我只好欣然前往。

有人说，女人逛街，男人受罪。男人不仅是把大量时间耗费在无谓的讨价还价中，还得承受无所事事的煎熬。当看到她们淘到一件心仪衣物激动的样子，流连于化妆品柜台、时装屋不知疲倦的神情，我想这些都是女子爱美之心使然吧！可随妻子逛街，可能是天生节俭，她专淘那些减价打折的商品，更多的时候还是去批发市场，带有很大的功利性。

一次，在商场有一款新上市的电磁炉，价格不菲。犹豫中，妻子还是没买。后来在电子厨具批发市场，妻子一眼就看上了同品牌同款式的电磁炉。问了价格，比商场便宜近三分之一。怕遇上假货，妻子特意打电话问在商场做“买手”的表弟。当确认他们就是从那个门市部进的货，妻子欣喜不已。第二天，她硬是拉我再逛批发市场，好说歹说，硬是缠着让人家卖了一台。受此启发，她悟出了很多省钱的诀窍，我也为她的“逛街理论”所折服。

妻子逛街也不总是省，偶尔特大方。有一次，单位发了一大笔奖金，妻子拉我直接去了男装柜。在一个名牌专柜前，她看了好多次，就觉得其中一套西服的颜色、面料和款式特别适合我。她反复看做工，叫我在镜子前试衣，花了2000元买下来。我有些舍不得，她嗔道：“也算是对你陪逛的一种补偿吧！经常见客户，在外面抛头露面，就是要穿‘光亮’些。”

在这一次次的陪逛中，慢慢地我感受到妻子对家的那份挚爱和对我的关爱之情。有时间，男士们就多陪心爱的妻子逛逛街吧！你也能从中体悟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幸福滋味。

本版插图 涛涛

“为什么不禁止？”

“为什么要禁止它？这是中国的老传统，一年就这么几天欢乐，还要禁止它？”

早上还不到十点，沂谦和她的先生就来敲我们的门了。怎么这么早啊？我们不是约好十一点才见面的吗？不过我还是非常高兴，昨天有劳沂谦，一切组织得有条不紊。她脱下厚棉袄，很自信地一迈腿就坐在沙发上，她的丈夫魏雪平则谦虚地坐在门边的一张椅子上笑着。

“怎么样？昨天过得还不错吧？”她斜着脑袋不无骄傲地说。愚谦更是高兴了，一个劲地夸她。

十二点前后，我们来到了公公的家，是最晚到的一批客人。所有的亲戚，姐姐、哥哥、堂姐、堂弟，还有他们的爱人和孩子们都来了。

“我们给爸爸带了点小礼物。”愚谦对着大家说，并且把包装得很精致的一个礼盒送到了爸爸手里。

大家都用极为好奇的眼神看着老人打开了礼盒，当他看见里面那套法国的咖啡具和两包新鲜咖啡时，高兴地举起东西让大家看，并说：“我过去在巴黎读书时就是用这样的咖啡具煮咖啡的。”

“爸爸不是曾说在法国时常常喝咖啡，而且觉得味道很好吗？”

“是的，但是我现在几乎不喝咖啡了。”

“我喜欢喝咖啡。”堂哥慎谦说，

公公斜着瞥了他一眼，又把礼物小心地包好，放回盒子里。愚谦又拿出了其他礼物给继母，这是一条电热毯。

“真实用。”公公加重了语气说，继母也高兴地随声附和着。

愚谦像变戏法似的拿出了各种小礼物放到了桌子上，什么雪花膏啊，洗发剂啊，厨房用的开罐器啊，还有碎菜机..

“这太多了。”继母非常客气地说。

别的人都睁大了眼睛瞪着。

“每一家我们都带了些小礼物，但是有一个条件，你们都得请我吃饭才能拿到。”愚谦开玩笑地说。

“没问题。”大家都高兴地笑起来，“我们大家都商量好了哪家什么时候请你去。”

那个昨天晚上给我们开门的姑娘进来了，端着很多杯子给我们送茶。

“这是我们的小李，她是来帮我们管理家务的。”

“很对不起，我们这里没那么多地方让大家坐。”沂谦抱歉地说，“我们的客厅实在太小了。”

她这句话立刻引起了有些人的白眼。

“那我们为什么不换一下呢？”堂弟达谦讽刺地说。

弟弟保尔也不知道从那里搞来那么多折叠椅，一个个拿出来。

“我们的住房条件实在太差了，你想看看我们的房子吗？”沂谦说。

“太愿意了。”我起身随着她离开了客厅。

“二十年以前我们搬进来时，这个房子显的还很宽敞，五间房，对于当时的北京人来说已经是很奢侈的了。现在我结了婚，还有两个孩子，保尔也结婚了，十个人挤在一套房子里，就显得太窄了。”

“十个人？”

“我们还有两个保姆。”

“你的两个孩子都睡在这个房间里？”

“不，大孩子睡客厅，你没看见那张床吗？白天就是我们的座椅。”

客厅里一个饭桌已经拉开了，桌子上已经摆满了美食。“我们现在吃饭吧。”黄范同志说着给大家分发了饭碗和筷子，“这么多人在一块，我们今天只能吃自助餐了。”

父亲看见桌上那么多菜很高兴，他说：“很对不起，今天没什么吃的。”边说边耸了耸肩膀。

典型的中国人，不是夸大其词就是缩小其词，我已经逐渐从愚谦的生活细节中对所谓的谦虚有了一定的了解，也就不觉得奇怪了。

黄范同志拼命地让大家吃菜，客人都客气地让着。

“来，你先来。”她拉着我的手臂把我拖到桌子旁边。我不习惯这样让来让去，而且我肚子饿了，就开始夹起菜来。

“你们看，”慧善的丈夫伟东又拉起了他的大嗓门说，“还是大鼻子好，没有我们中国人那么复杂，让来让去干吗呀！”

盛完了菜，我正在考虑坐在哪儿时，忽然愚谦的父亲向我招招手说：“来，坐到我这边来。”

我很喜欢这个老人，尤其是他那么友善地接待了我，没有让我磕头，我很快坐到他旁边。

“你在哪儿学的中文？”父亲问。

29

连载

我赶紧过去，两手取代了他的左手，按住孩子的头部和锁骨。我第一次感觉到生命在我的指间流动，这是一个孩子的生命，一个稍纵即逝的生命。

萧白腾出左手，夺过我手中的圆珠笔，用牙咬着笔头，左手将圆珠笔的下半截拧了出来，这样他就得到了一个临时的气管接通器。

“谁还有小刀，帮我将这个笔管下面的笔洞扩大一点。”萧白朝人群喊道。另一个男人赶紧走了过来，掏出小刀将那笔洞扩大，然后递还给他。他又将那半截圆珠笔管在身上擦了擦，这就是他现在唯一能做的“消毒”。然后他又抬起头，冲着周围的人圈吼了一声：“散开！别围着，把空气放进来！”

人圈赶紧扩大开来，每个人都非常自觉地向后退去。

他看了一眼孩子，孩子脸上的猪肝色已经渐渐化去，胸口有节律地一起一伏，但是切开的切口里正冒出连串的带痰血泡。

“孩子，听叔叔的话，一会儿我喊你停止呼吸时，你马上停止呼吸。叔叔要帮你把喉内的血和痰吸出来，不然会堵住气管，听明白了吗？不要说话，明白就眨两下眼睛。”萧白一字一句地说道，因为这时候孩子非常紧张。

孩子眨了两下眼睛，萧白给了一个奖励的微笑，“好孩子！”

然后又等孩子呼吸了一分钟之后，开始说道：“我倒数三声，你停止呼吸，3……2……1！”说完头凑到孩子的切口处，用嘴将血痰吸了一口，吐出，再吸一口，吐出。

“好，呼吸！好孩子，呼吸！”萧白说道，孩子连忙喘了几口气。

“好孩子，你做得很好！你做得很好！再来一次，叔叔要帮你做气管接通，一样是倒数三声，你停止呼吸。听明白了吗？明白就再眨两次眼睛。”

孩子又眨了两次眼睛，萧白点了点头：“好孩子！真乖，来，准备，3……2……1！”接着将那截笔管贴着小刀插入孩子的气管，然后将小刀抽出。

“好孩子，呼吸！呼吸！”萧白做好了这些，连忙对孩子说道。

孩子又连忙喘了两口气，萧白摸着孩子的脑袋，将头凑近孩子，“好孩子，看着叔叔的眼睛，不要动。听叔叔说，不要吞咽，不要咳嗽，不要说话。听叔叔的口令，让呼吸平稳下来，呼……吸……呼……吸……好，你做得很好！看着叔叔的眼睛，注意看着叔叔的眼睛……叔叔的眼睛里藏了一个小秘密……看到了吗？看到叔叔眼睛里的小秘密了吗？对，就是这儿……打开叔叔眼睛里的小秘密……你就看到一片七彩的魔法森林，这里有国王、公主、王子，还有可爱的小精灵……找到了吗？对，你找到了……来，走进来，走进这片魔法森林……”

开始我没意识到他在干什么，我以为他在讲故事。直到孩子痛苦的表情渐渐舒展开来，小眼微微闭上，嘴角翘起了微笑。直到萧白说了那句：“跟着叔叔的声音来，走入更深的催眠……”

三分钟，这次只有三分钟。三分钟之内，他将一个痛苦万分、气管被切开的孩子带入了无痛的催眠状态。我亲眼见证了这一奇迹的发生，换是以前的我，我会用“可怕”这个词来形容他的催眠术。但现在，我用了“奇迹”，他用他的奇迹抹去了孩子的痛苦。

周围有人帮忙打了急救电话，20分钟后，救护车终于来了。孩子的母亲也已经醒了过来。医生和护士从车上下来的时候，看到眼前的情形都呆住了，直到萧白冲着他们点头一笑：“我也是医生。”

“这……孩子休克了吗？”医生问道。

“不是，是催眠状态。你们带局麻剂了吗？”萧白问。

“带了！”

“好，我来唤醒他，醒来后你给他注射。送医院先做伤口消毒，再换气管套管。他气管里堵着的是口香糖……”

医生连连点头，萧白说完了才帮孩子解除了催眠，将孩子送上车。周围的人群也逐渐散去，并没有人像电影里一样鼓掌，甚至没人和萧白说一声谢谢。孩子的母亲醒来后就一起上了车，可能她来不及道谢。

救护车飞驰而去，留下了一个护士，她在一旁详细询问和记录萧白的工作单位、家庭住址、电话……最后还要求萧白掏身份证查验了一下。

“对不起啊……萧医生，这个东西我们医院得记，不然以后有什么责任或麻烦……”最后临走时护士歉意地说道。

萧白理解地点了点头，给了她一个职业的微笑。

萧白看了看自己的衣服，自己的白衬衫已经被血染红了一大块。他看了我一眼：“我得回家换件衣服。”

“嗯。”我点了点头。

“你以前做过这个手术？”我问。

他苦笑一声，然后又点了点头：“我上学时在兔子的身上做过。”

20